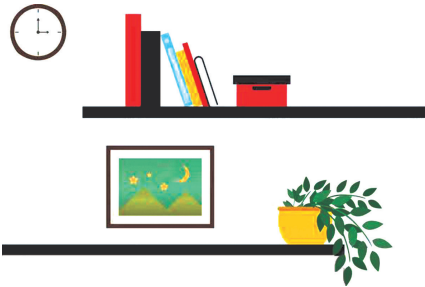


## 你懂孩子吗

玖子

你懂自己的孩子吗？  
今天收拾女儿的房间，看到角落里堆放着一群芭比娃娃。  
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家邻居阿姨是个翻译，每次出国回来就会给她的两个女儿带礼物，其中一个会翻眼睛的洋娃娃着实让我羡慕。于是我让奶奶给我做个和它一样的娃娃。奶奶给布娃娃做了纱纱的连衣裙，小辫子上扎了蝴蝶结，我还给娃娃画了红嘴唇。但是我的布娃娃不会翻眼睛。  
后来有了女儿，给女儿买了各种各样的娃娃。渐渐地女儿喜欢上了芭比娃娃。我们娘俩儿在一起玩芭比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女儿上小学时，我和她商定了一个规则，考够三个95分以上的成绩就可

以得到一个买芭比的指标。珍藏版的、限量版的、设计师版的，复古的时尚的，女儿在卖芭比的柜台前能和售货员聊好长时间。  
上了初中以后女儿买芭比的热情逐渐淡了。有时我会买一两个送给她，她敷衍地说：真好，真好。  
“你不是喜欢芭比娃娃吗？”她无语。  
我突然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。当家长的总是把自己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和目标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并振振有词地说：知子莫若父，知女莫若母。  
“知子莫若父，知女莫若母”，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懂自己的孩子吗？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## 朝花夕拾

## 文人与腹稿

霍无非

曰：‘都是文章。’坡不以为然；又一人曰：‘满腹都是识见。’坡亦未以为当；至朝云乃曰：‘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。’坡捧腹笑。”  
文中可见，婢女之言出于纯真，文章即腹稿；侍人褒奖乃恭维所致，有几分老道；小妾的一番数落明讽暗褒，说到苏轼心里去了。确实得有“不合时宜”，非同一般的想象，才写得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这样大气磅礴、古今一绝的力作。捧也好，讽也罢，文出腹中，莫不如是。  
代表现代杂文和小品两大高峰的绍兴周氏兄弟，他们整洁有序的生活习惯和不打底稿打腹稿的写法也高度吻合。作家冯文炳与知堂有过交往，说知堂“作文向来不打稿子，一遍写起来了，看一看有错字没有，便不再看，

算是完卷，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，重抄便觉多无是处，想修改也修改不好，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。”此乃知堂的“小九九”。  
兄长鲁迅，也有因腹稿而“抓狂”的时候。据许广平回忆：鲁迅“在未动笔之先，选择材料之际，是很经过一番苦心的，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，连找几天，看了几许的原作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到这时候，他会感慨地说：‘哎，翻书也不容易。’”于是，鲁迅时常要买可用作材料的新书搁着。用时，告知许广平在某日某处找，准能找到。鲁迅的记性果真了得。  
周氏兄弟为文的主张不同，以致文风迥迥，腹稿存异。两人笔耕多年，写作技巧炉火纯青，对所写内容成竹在胸，故无须划拉底稿，腹稿足矣。想好了信手写来，一气呵成，极少涂改，文学、书法艺术价值兼具也。只是腹稿催生前后相去甚远：一个勤，备资料，细推敲，精于改；一个惰，好引文，不表述，懒改动。这与兄弟阅墙前，鲁迅忙里忙外顾家，知堂甘作甩手掌柜的脾性多有相似。

## 排序

徐九宁

我们村有个能人，亲戚家的事、村里的事，事事都要参与，而且喜欢做主。能人很能，但他的子女们纷纷辍学，以后的日子过得都不太好。他们抱怨父亲当年不怎么管家人，而是整天管外面的闲事。  
我觉得，这位能人有热心肠没错，他可能错在没有排好序。作为一家之主，他应该把家里的事放在第一位，而不要奢望面面俱到，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。

腹稿是什么？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注释：“已经想好但还没写出的文稿。”  
浩繁卷帙中，留下许多文人墨客打腹稿的奇闻轶事，读来不无启发。被誉为“初唐四杰”之首的王勃，其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等名诗佳句脍炙人口。北宋王洙著述的《唐语林》中《腹稿》一文，寥寥几笔，刻画了王勃打腹稿的神态：“王勃凡欲作文时，必定磨墨数升，饮酒数杯，以被覆面而寝。即寤，援笔而成，文不加点，时人谓为腹稿也。”  
文中“即寤”，乃是待睡醒之意。好家伙，为写几首诗文，竟墨以升磨，饮酒连杯，蒙头大睡，任构思升腾翻卷。真是下足了功夫啊！醒来文思泉涌，妙语成珠，此时的王勃，与他开阔深远、托情景物的诗风相迥，是个狂放豪兴的诗人。  
有道是：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”肚子可谓文章的孵化器，却未获文豪首肯。南宋费衎在《梁溪漫志》中讲了一则《苏轼打腹》的故事：“东坡一日退朝，食罢扪腹徐行，顾谓侍儿曰：‘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？’一婢遽

## 连载



太原印象

## 汾河夏夜

文/图 耿长春

晚饭后，出小区，过天桥，到汾河边消暑。  
夏天的斜阳渐渐西坠，晚霞映红了天际。汾河静静流淌，水面镀了一层琥珀色。几只形似大黄鸭的游船，惬意地漂着。两只鹭鸶展开双翼，优雅地绕飞一圈，落在了滚水坝附近一串弯弯的浮筒上。这些浮筒，原本是用来拦截上游下来的漂浮物，却成了鹭鸶捕鱼的狩猎地。它们商量好似，隔不远站一只，长长的脖子，细细的腿，盯着水面一动不动。逆着落日余晖，远远看去，就是一幅白鹭绕河的剪影。  
汾河晚渡何处觅？漪汾桥头鹭双飞。当年的古晋阳八景留待追忆；如今的汾河沿岸，处处是风景。  
岸边步道上，人渐渐多了。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，边游玩边识别路旁的花卉。有小情侣以汾河为背景，变换姿势，拿手机留下靓影。也有休闲的老人，甩着臂，安步当车。露天泳池正是热闹的时候，隔着围网传来小朋友欢乐的嬉闹声。  
泳池不远有片荷塘。碧绿的荷叶错落有致地铺满水面，一枝枝荷花粉中露白，袅娜多姿。荷塘边有几位挎着单反的大爷，不停地按动快门，将美景收入镜头。附近有块空地，一位中年男性吹起了萨克斯，婉转悠扬，像一首小夜曲。  
进入三伏天，太原也热，但那是白天。随着日落，暑气慢慢消散，便凸显出这座城市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。汾河边，这种感觉更明显。晚风轻轻的，柔柔的，舒服极了。  
步道旁，暗香浮动，大片的月季又绽放出一波夏花。它们虽不比五月那波春花潮水般澎湃，但一如既往地奔放热烈。一簇簇的金光菊也开了，浅赭花蕊，金黄花瓣，灿灿的，给夏天的傍晚增添了几分迷人色彩。  
天幕暗下来。一钩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，不远处是一颗明亮的星星。“金星伴月！”一位少年双手卷成喇叭筒，仰头呼喊。月光清朗，星星眨眼，似乎在回应人间的召唤。  
微风拂动，垂柳的秀发轻轻摇摆。疏密有致的柳丝中，弯弯的月亮时隐时现。树下，一对情侣窃窃私语。“扑通”一声，一条鱼儿跃出水面，又迅忽沉入水底，河面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  
像是听到了统一口令，汾河景观灯齐刷刷地亮了。镶嵌在两岸的彩灯带，色彩变幻，像起伏的波浪，汾水变成一条彩色的河。岸边的一幢幢建筑，也亮起了霓虹灯，倒映在河面，构成一幅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。  
汾河中央，占据C位的“中华巨龙”在景观灯的烘托下，龙鳞闪亮，龙眼发光，龙爪抬起，龙头高昂，似乎随时都会腾空而起，一飞冲天。  
汾河的月色，真美。太原的夏夜，真爽。

而大半在观察、选择和技巧。怕读者对他在即时性的报纸上，评论一年前的作品起了疑心，自我辩解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在1935年，我却偏要介绍193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，那篇发表在《学文》杂志第一期上的《九十九度中》，林徽因女士的制作。”  
不必另啰嗦了，且看李健吾那说辞，同时欣赏李健吾那独具特色的评论语言吧——  
我绕了这许多弯子，只为证明《九十九度中》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，尽有气质更伟大的，材料更事实的，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，最富有现代性；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，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，《九十九度中》正是一个人生的横截面。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，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

们的眼前，没有组织，却有组织；没有条理，却有条理；没有故事，却有故事，而且那样多的故事；没有技巧，却处处透露匠心。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，一本原来的面目，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，呈现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。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，作者引着我们，跟随饭馆的挑担，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；有失恋的，有作爱的，有庆寿的，有成亲的，有幸福的，有热死的，有索债的，有无聊的……全那样的亲切，却又那样的平静——我简直要说透明；在这纷繁的头绪里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，而这比照，不替作者宣传，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。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，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，却又和潺潺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。



53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末后，这位人人都夸聪明的评论家，故作愚痴地说道：他百思不解，要问的仅仅是，这位女作家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。为什么呢，因为他知道，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，自成一个绝缘的系

统。所以影响尽管是影响，《九十九度中》仍是根据了一个特别的看法，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詣。  
“窗子以外”的文，“窗子以内”的情  
这一节也是新添的。这篇文章，原本是个讲演稿，起初写了五六万字，后来要出书，做了修订，扩到七八万字。这次算是增补，字数会更多。起初不是按照传记写的，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想法。要说体裁，更近于史书的“纪事本末”，就是将相关的事情，拢成堆儿，见出身世和经历，更见出才情和品格。几个方面，若有侧重的话，侧重在才情上。才和情，又可以分开。才的展现，是文学上成绩，古建筑考察上的贡献。情的展现，是内心的坦露，人性的张扬。两相映照，最终归结到品质的

高尚，人格的完美。  
林徽因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的文章，最让人佩服的，不是这篇发刊辞，是第二年9月5日登在《文艺副刊》上的散文名篇《窗子以外》。  
这篇散文后来所以能广为传播，推为上乘之作，也与沈从文的推崇大有关联。抗战开始后，沈从文到了昆明，进了西南联合大学，教三门功课，两门选修，一个必修。必修的叫“各体文写作”，不管教哪个年级，都把《窗子以外》编入教材当作范文，讲课时给予极高的评价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学时，就读过这篇文章。或许是受沈从文的影响吧，他把这篇散文，是当作小说看的。要说，写法上确有意识流的意思，但是从实景上说，我这个山西人，一看还是散文的质地。

随笔